

序跋精粹

读书而知人，因艺而悟道

陈尚君

适与世之治乱相应，我知晓星别有感会，当另成编也。书中存晓星主持《掌故》四辑之编后语，更足见其联络同气、期存国故之雅志与辛劳。百年风雨，英雄豪杰者之所为，自有国史存；生民走奔沟壑，得何人为抚泪；中间则抱异秉颖才者，亦民族精神之所寄，其人其事有不能泯灭于天地之间者。晓星与二三同道张皇于此，其事虽小，其道可弘，故一问世即洛阳纸贵，职此之故也。

初因《掌故》而知晓星。前年中秋雨夜在南通更俗剧院茶室夜谈，方知其因迷恋读书而耽擱高考，得一电大文凭，做了几年公务员，不喜，弃而入报社，兴趣全在古琴史与文史掌故之学。问其所学，则已出七书，问其所学，皆有叩斯应，惊叹南通有此奇人，更感惟南通山水钟秀，方能造就此才人。我亦长于南通者，劫遇红羊，学业遽废，习稼八年，何谈进学。幸遭遇南通中学曾听闻严迪昌授课诸高中生，得听闻中外文学断片，分享残膏余光，居然逐次进学。仅中学、大学各一年即考取首届研究生，后在复旦任教，基础多半因自学而积累，此与晓星经历偶同者。晓星在本书后记云南通濠河一汪碧水乃小城灵气所在，我则更感慨自近代张季直先生开实业，办学堂，建博物苑，倡地方自治，南通之基础教育与艺术氛围皆领先全国，余德不泯，代有沾溉。晓星与我皆蒙其惠，而不能尽道其原委。如我回忆往事，知青八年，艰难备尝，而农事之余，则临摹静物者有之，习练钢琴者有之，喜读书者于篋中偶存中外经典，虽极端岁月而文化未或中辍，此自城市文化之内在生命力，虽遇劫火而终不能湮灭扼杀。不免感慨，一城市之文化蓄涵，非看其有几所大学，宜看其能否在民间诞育自学成才者。不知晓星以为然否？

因具自学求进与学院进业之双重身份，我对各自之长短，偶有独特之感悟。学院教育学科分切仔细，学理灿然明白，加上名师云集，各有专攻，文献积累，同学质疑，中外激励，占据主流，诚为造就人才之坦途，学术殿堂之正门。然学科壁垒森严，交会不易，新变皆在；名师各有专守，高下有别，通塞不一；学理累迭不变，结论严密，间或扼杀朝气，亦所不免。多年前有友人感慨，聚天下英才，读完四年书都读傻了，虽偏激之辞，亦非诬陷也。至今日论科研仅看数量，晋职位须看项目，报项目多出虚想，亦皆常见。窃以为文史之学中杰出创见，须于读书间点滴积累得之，何可先造规划，复以数年时间将规划填充扩容为成果，诚有违古人读书进学之雅意，仅满足今人量化管理之愚智。学者众多而难得人师，原因或在于此。

凡治文史之学者，皆知《大学》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之人生志业。今世非古，读书不能致身通途，事理自明，不待多言。然传统学术可因读书而立说，可因个人体悟而名家，则始终不变。凡自学而得自立者，初则出于喜爱，进则倾心博取，勇于涉猎，敏于通会，更进则知天地万物之理皆可自读书中获得，我与古人兴会感通，捕捉八荒，渐次流注，足成气象。即便曾受学院教育，曾拜名师晋学者，若要自成门派，自拓新途，其经历也与自学者等，非尽靠师说而得造诣也。其中得失，我曾遍尝，且常感因早年之自习，至老而能有进取之锐气，然因此而造成局部欠缺之迷失，自学困促之乡愿，乃至兴之所至之浩汗无归，虽日日警醒，不能免。我治学之刻意求深，卑以自持，其实都与此有关。坦言感受，期与晓星分享。

真希望晓星有朝一日置一游艇，邀二三友朋，且漂泊濠上，琴酒欢会，听风听雨；出东海非遥，长风挂席，看日落月升。人生尽兴，如此而已，到时莫忘约我。

写于戊戌二月初二

(本文为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晓星《舟楫编》序)

近年来我们都身陷“屏幕”包围之中，每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手机屏幕、电视屏幕、电脑屏幕、ipad屏幕……面对屏幕我们看到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虚影。想当年，《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腾空游历“化人之官”，见其“构以金银，络以珠玉，耳目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红楼梦》中，宝玉随着秦可卿步入“大虚幻境”，“但见珠帘绣幕，画栋雕檐，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个好所在”。《庄子·外篇·知北游》感受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之精深至理……其实典籍中的这些“大虚幻境”你在当今的屏幕中都可轻易看到。不同的是，周穆王、贾宝玉是懵懵懂懂地处在梦幻之中，而我们却是真真切切地在清醒状况中。

设想将来电子信息更加发达，我们或许可以建造一个穹顶形的屏幕将整个房屋都罩起来。穹形屏幕与圆形地毯无缝衔接，浑然一体，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屏幕的存在，自有身临其境之感。穹顶可遵从你的意愿操控，移时变幻：躺在床上犹如露宿旷野，耿耿银河，群星闪闪，孤月莹莹，陨石划天；一觉醒来已是晓星闪烁，霞光初现。这块圆形地毯甚至还可以像阿拉丁飞毯那样，载着你飞升到阿拉伯上空，俯瞰奇异的异国风情；或可飞入太空，降落在月球的松软土壤上……

穹顶之下伏案工作，如入“空山不见人”之境。根据你的心绪，尽可率性变幻穹幕——或春意浓浓，舒花展翠；或夏日炎炎，大树浓荫；或秋风习习，平湖影清；或冬雪皑皑，欲绽红梅……笼罩在愉悦静谧的景色之中，让你玄想奇绝，灵感迭出，思路畅通，决断精准。栖身“大隐于市”之境却又尽享受

东山寺，坐落东山脚，北依官市河。官市河上跨着新的旧的好几座桥，有木桥、石桥，还有水泥桥。桥的北面连着菠萝村、羊毛村、柿子园等村寨，桥的南面只有一座东山寺，往南再走一段路，才是五楼村。这两不靠的地理位置，让东山寺多少有些寂寥。

平常日子里，我去过几次。立在大门外看，随山势高低的几座大殿掩映于树木之下，南面一排柏树齐齐整整，北面一棵高大的椿树冠盖如云。进了大门，眼前是空旷的庭院，迎面两座房舍中间一条石阶。石阶向上，通往中院。石阶两侧草掩映，记忆里，有一株桂花树，还有一株三角梅。细桂开没开花不记得，记得三角梅开得繁茂，团簇簇，红如火。走到树下，抬头从花瓣间掩映，天蓝得能渗出水。走尽石阶，置身廊庑下，眼前又一片空空的庭院，正中一间是一幢三层的殿堂，神像端坐，默对人间。寺里没和尚——施甸那么多寺，没几处有和尚的。只遇见几个老人，在下象棋，朝我瞥一眼，不出生。

更多时候，东山寺会以声音的方式，出现在周围村寨的日常生活里。经常是，我还没起床，便听见寺里喇叭播放佛乐。朦胧的晨曦里，宏大的乐声扩得很远，宣告漫漫长夜的终结，提醒刚刚醒来的人们，这儿是人间。站到三楼屋顶北望，望得见两三里外，官市河堤岸上的一排羊苹果树和竹林，东山寺却望不见，仿佛隐藏于梦境，和人间烟火相迢迢。

东山寺融进人间的热闹，一年只有一回。

要等到过了年，过了元宵，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七龙出水，终于，二月十八龙相会。这一天，周边十多个

云边路

东山寺

甫跃辉

近距离地注目老麻龙。好一阵子，我就那么睁眼看着。香烛和鞭炮激起的浓烟，滚滚翻翻，腾腾挪挪，更增添一份神异的气氛；阳光从大青树的叶隙间洒落，一柱一柱，鲜亮明艳，又增添一份温暖的春意。

陆陆续续来人，并不多言，献上祭品，跪下磕头，静默间，神和人，已然心意相通。

原打算随了麻龙一路前往东山寺的，不想朋友打来电话，约到五楼村公所吃饭，又喝了些酒，谈谈讲讲，竟错过了下午的龙会。

时间往前推五六年，我还曾错过一次龙会。那一日清晨，我正在二楼屋里看书，听得屋外鼓声喧阗，出了房门，看到院墙外，昂然露出一个龙头，摇摇头，飘飘荡荡去了。因院墙的阻隔，见不到龙身，也见不到人，仿佛那龙是在腾云驾雾，真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了。这是哪个村的龙呢？我没能辨认出。咚咚的鼓声，恍若春雷，不断击破春日的空气，闷闷地传来。好一阵子，转身朝村外看，龙头从一户人家的后檐墙穿出，出现在一大片黄色油菜花的背景之上，接着，是龙身……身……身……身……待要进屋，龙尾翘翘然出现了。四五个人拖拽着龙尾，仍不免跌跌撞撞。

去东山寺看耍龙吧?!我向弟弟提议。看我和弟弟推摩托出门，黑嘴也跳出门，甩尾巴，扭屁股，汪汪乱叫。出汉村往北，路两侧油菜花拥挤着，路都变窄了。摩托驶过，花香阵阵。黑嘴时前时后，身体几次蹭到我们腿上。这一路竟没看到龙，也没听到鼓声。不消多时，到得东山寺。寺里倒是一片闷热景象，做生意的、看



笔会

迷途

(版画)

何佳荣

文明走向“虚幻”

詹克明

到“小隐于野”的林泉幽处。居此“大虚大幻”之仙境，何羨桃源武陵人。倘若进入5G时代，屏幕更加快速(比4G快825倍)，清晰度百倍提高，再加上3D立体屏幕立体声，一年四季当中，满耳的柳浪闻莺，蝉声送暑，十里蛙鸣，雁唳晴空……如梦幻般的微环境可与大自然真辨虚实，相得益彰。

回顾文明走向“虚幻”的历程：人类的“第一虚幻”是语言！借助于语言，人们不必亲临其境，仅凭他人述说就可以在头脑中幻化出当时的场景。在所有高级动物之中，唯有人类具备这种语言的虚幻能力，而且“正是这种完备的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类”。

语言对人类之所以特别重要还在于它承载了人类的“思维”，——思考就必须依据语言！整个思维过程就是在头脑中默默地“自言自语”，缺少语言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没有思维，人类也就不成其为人类。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之“虚幻”又进入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它是一种凝固了的语言，本质上仍应该依附于“语言”之属。文字优于语言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长久保存并远距离传播这些转瞬即逝的语言。近几百年来由于文字复制技术的突飞猛进(如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现在互联网的覆盖全球)，充分发挥了文字的特殊优势，从而大大促进了文化

的传播、贮存与积累。音乐也是一种“虚幻”的语音符号。五线谱中一串“蝌蚪”按作曲家的意愿排成“乐谱”，大型交响乐团却能借助这一行行虚幻的“蝌蚪”演奏出气势磅礴，动人心弦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国古琴的“工尺谱”与“蝌蚪音符”有异曲同工之妙。《列子·汤问》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如此虚幻的《高山流水》琴声，唯有知音深解其意！

图像是人类又一种最为常见的“虚幻”。借助线条的“抽象”，寥寥数笔就可勾勒出某一事物的主要特征，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描述的是什么。图像的出现远比文字要早，在旧石器时代它们就已出现在岩画中了，如在西班牙北部Altamira地区岩洞里发现绘有野牛

的画像，距今已有1.6万年，而人类最早的文字仅有6000年历史。虚幻或许与“波”的本性相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之中，唯有借助光波与声波的“眼识”与“耳识”最能演绎“虚幻”。在自然界中光波与声波传播的只是一种“波动”，其物质“实体”并未随波与你感官直接接触

“绝对零度不可达”、“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相对论假设“光速不变”，量子论假设“能量不连续”……对科学而言，虽说所有的理论都经受过严格验证，但唯独对支撑全部科学的那几条基本假设与定律从未做过任何论证。而且对这些虚幻的设定，你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无须向你讲明道理。此外，为了构建科学理论体系，你还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那些人为设计而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的虚幻形态，如“质点”、“点电荷”、理想气体、理想溶液、理想晶体……唯有借助这些虚构元素才有可能推导出各种简洁严谨的科学定理与科学公式。

突飞猛进的电子信息技术与卫星通讯、计算机网路紧密结合更使这种“虚幻”风行全球，走进千家万户，让全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一体化的虚幻世界。

然而，更为本质的“虚幻”还隐藏在这些数字化电子产品背后——当你借助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甚至3D穹顶屏幕)观看一些感人肺腑的影视作品、人间奇景时，其实在机器原理背后隐藏的全部都是“二进制”的“0”和“1”。0为“阴”，1为“阳”，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由这两个“虚幻元素”凭空演绎的结果。它们才是最为本质的“虚幻”源头！

甚荒唐，哭天抹泪地激动了半天，到头来，却原来都是0与1在幕后做精作怪！古人云“人生识字糊涂始”，我谓“人生一世虚幻始”：说话虚幻，看图虚幻，文字虚幻，音乐虚幻，影视虚幻，科学虚幻，数学虚幻，宗教虚幻……虚幻、虚幻、虚幻，如影随形跟从你一生的全都离不了虚幻!!

问一句，当我绝尘而去，这“虚幻”也将随之而去吗？

热闹的、烧香拜佛的，许多人已经在着了。我们停好摩托，穿过第一座院落，沿石阶往上，三角梅花枝摇曳，迷乱人眼。回转身看，寺外田畴平整，小麦黄，油菜绿，洋果树树高挑，鸟鸣如星闪烁。

忽然，见有人弯下腰，手里拿着点燃的香。我们赶紧往上跑，回头看一眼黑嘴，大喊，快上来！快上来！已然来不及。鞭炮在黑嘴身边炸响，黑嘴往前蹿了一下，猛地缩头，反身跑了。炮屑迸溅，硝烟弥漫。想要往下冲，哪里冲得下去。好不容易等到鞭炮声停歇，跑下石阶，四处只见惶惶然的太阳照着乱纷纷的人群，哪里有黑嘴的影子。

忙往寺外挤，骑了摩托，原路返回，一路喊黑嘴黑嘴，回应我们的，只有亮堂堂的阳光和大片大片让人迷路的油菜花。想着，黑嘴会不会跑回家了？回到家中，又喊，黑嘴黑嘴，寂静无声。心中恍然若失，看见，黑嘴是给吓跑了。它一向是胆小的。爸妈知道了，出门找，可能去哪儿找？等到日头偏西，爸妈干活回来，身后却跟着黑嘴。

怎么找到的?!爸妈说，他们找了一圈，没找到黑嘴，只好到田里干活。忽然，听到喇喇的声音，探头看看，竟是黑嘴的背影。喊，黑嘴！黑嘴急忙扭身，愣怔片刻，飞也似的朝他们飞奔，来到眼前，只见黑嘴裹了一身烂泥和草屑。

黑嘴抬起头，摇摇尾巴，呜呜咽咽。

龙会呢？自然是没看成。黄昏里，又听见咚咚咚的遥远的鼓声，龙们是要回去了吧？此时的鼓声，虽没上午那么有力，也是很让我向往的。然而，只能等来年。

这么算起来，东山寺虽离得不远，龙会虽年年举办，我真正参与其间，却只有一年。

时间还得再往前推，一气往前推十五六年。

那时我还不满十岁吧？从家里走去东山寺。对一个小孩儿来说，这简直算是长途。路上的事儿，于今全忘了。只记得到了官市河边，洋果树的每一个影子，都被小商小贩占据了，卖小花糖的、卖凉虾的、卖葫芦糖的、卖火烧肉的、卖龙须糖的、卖小花篮的，真是应有尽有。然而，我手里紧紧攥着的，只有一块钱纸币。我停留在许多个摊位前，又离开了这许多个摊位。我想，我是来耍要龙的啊。看要龙不会耍钱吧？

好不容易挤进寺里，我只能从人和人的缝隙间，看见一条黄色小滚龙的只鳞片爪。咚一声，鼓声震天；轰一声，人群叫好。我心里也跟着咚一声轰一声。然而，过不多久，小滚龙歇息了，人群却并不散去。看什么呢？是看中间的一片白地吗？我并不清楚，因为我仍然只能从人和人的缝隙间张望。龙会就这么结束了吗？我不甘心。众人显然也不甘心。不知谁最先传的，说龙会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呢，长龙还没来呢!!

我想知道长龙有多长，也没个人问。总之是很长吧？长得看得到头看不到尾。众人议论纷纷，早有人往外跑，要去迎接长龙。我反应过来，跟着往外跑。

官市河两岸，各站了一溜人。我站在河南岸，总算不用看别人的屁股了。然而，等了许久，长龙不见来。我看到脚下的官市河几近干枯，鹅卵石遍布，官市河北面大片油菜花，油菜花田那边，一座座房屋连着一片片竹林。然而，长龙没有来。

人群开始猜疑，开始鼓噪，有人甚至走掉了。我没有走，转身又往小商小贩堆里钻。卖小花糖的、卖凉虾的、卖葫芦糖的、卖火烧肉的、卖龙须糖的、卖小花篮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我买不起又很喜欢的东西呢。我紧紧攥住兜里的一块钱纸币，想着怎么才能一块钱当成两块钱用。最后买了什么？记得我用两角钱向一个老太太买了龙须糖，那龙须糖真像龙须；还用五角钱向另一个老太太买了小花篮，那小花篮被我无数次拎上山摘黄果儿。剩下的钱，还没想出怎么个用法，只听得人群吵嚷，脚步杂沓。

来了！长龙来了!!好几个人喊。鼓声咚咚，渐渐明晰。远处的一行人也渐渐明晰。一行蚂蚁似的人，走出村子，钻出竹林，行过大路，转眼被澄黄匀净的油菜花田淹没了。青色长龙浮在黄色云朵之上游动，摇摇摆摆，迤迤而至。咚咚鼓声，如阵阵春雷，一阵响似一阵，一阵紧似一阵。俯仰之间，长龙到眼前来了！口衔宝珠，鳞光闪烁，谁也不会怀疑，这真是一条能够跨风驾雾、布云施雨的龙。记忆里，长龙没从桥上过，而是掉下到河里，经过浅浅的河水，踏过大大小小的卵石滩，被翻云似的人群簇拥着，迅疾朝岸上飞升。龙头昂仰，须髯飘动，一双炯炯巨睛，于永恒中的一霎那，和岸上的一个孩子对视了一眼。